

我為何到偏鄉

◎文 / 台東基督教醫院 劉漢鼎醫師

偏鄉的醫療實況

每年 6 月，衛生福利部都會公布全台灣死亡統計的數據。很早以前，我就已經注意到台灣醫療資源不平等的問題。最明顯的差距就在台東縣，人均餘命比台北少 8 歲，標準化癌症死亡率全國第一名，遙遙領先台灣其他縣市。然而知道歸知道，但心裡面覺得這是政府的責任，是政府要努力去改善的地方。當然政府有注意到這個問題，也努力去尋求改善的方法，包括用預算來提升偏鄉醫療設備，用政策鼓勵都會區醫學中心與偏鄉醫療院所的合作，包括以公費生醫師制度來提升偏鄉基層醫療人力等等。我認為這些作為能否有效，最困難的關鍵因素不是在錢，而是在人。以下我就自己決定辭掉台北的工作，轉換到台東的一些經驗提出，與大家分享。

起心動念

我 2000 年在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後，轉到一間財團法人醫院工作，到 2012 年，我發現自己面臨一個「工作意義」的危機。當我看越多門診，照顧越多癌症病患，醫院不但沒有感謝之意，反而以績效不佳為理由，要求提出改善計畫。當時知道院方態度時，自己心中就決定要離開，再繼續做下去，只是

讓自己更被糟蹋，失落了起初立志行醫的意義。當時我向教會牧師求助，希望他給我一些建議，是否要轉換到教會醫院工作。剛好我的教會牧師盧俊義牧師同時也是和信醫院的靈性關懷師，他知道和信準備要推動一個與台東醫療院所合作的計畫，就鼓勵我參與。台東是一個我相當不熟悉的地方，除了學生時代去玩過幾次，根本人生地不熟，感覺相當遙遠。當聽到牧師這樣建議，心中有很多疑惑和不確定感，腦中不時有一大堆問號：

台東真的需要我過去嗎？

我去台東幫得上忙嗎？

當碰到困難病例，自己孤立無援怎麼辦？

生活會不會很無聊，枯燥？

薪水會不會很少？

另一半適應得來偏鄉的生活嗎？

孩子的教育怎麼辦？

這些問題在心中糾結不已，去和不去的抉擇，也一直在內心拔河，難以下決定。我是一個基督徒，碰到這樣的難題，最重要的是要靠禱告來尋求上帝的旨意。經過半年持續的禱告和尋求，上帝給我一個很清楚的指示，就是要我去參與這個計畫，接下這個挑戰。我過去所受的訓練，就是為了要去讓這個計畫得以實現。

團隊的形成

在我決定要去台東之前，除了盧牧師的鼓勵之外，還有曾雅欣，謝佩玲兩位護理師率先投入，給我很大的激勵。起初和信醫院會想跟台東的醫療院所合作，是因為一位胃癌患者，台東大學的簡淑真老師。在 2011 年底他發現自己罹患胃癌時，在台東找不到可信任的醫師和醫療院所，於是前來台北和信醫院就醫。然而交通阻隔，醫院病床不確定性高，讓她和家人困擾不已。簡老師的先生曾世杰老師就寫了一封長信給黃達夫院長，因此催生了「無接縫癌症醫療」的計畫。這個計畫一開始很單純，就是希望找到一位護理師長駐在台東，協助台東癌症病患的轉診和後續照護。結果這兩位資深的基督徒護理師率先加入，願意領少少的薪水來接下這份工作。當盧牧師告訴我這個消息，給我很大的鼓勵，我開始覺得這個計畫有實現的可能性。我事後回想，如果沒有這兩位護理師率先投入，我有再大的膽量也不敢獨自下去。後來也證實，這兩位護理師也是我們團隊最核心，最重要的角色，上山下海，幾乎跑遍台東每一個角落去照顧弱勢的癌症病患。

2012 年她們在台東基督教醫院建立「癌症諮詢室」，我在和信醫院受訓半年後，在 2013 年加入。2014 年有一對從美國回來的李慶宏和郭淑苓夫婦志願要來幫我們，他們在接受相關訓練後，成為我們團隊的「安寧志工」。在癌症患者最無

助的時刻，他們兩位就擔任陪伴，傾聽，安慰和鼓勵的角色，讓癌症病患能夠感受到支持和被愛。

我個人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成立血液腫瘤科，除了引進各種化療藥物和標靶藥物，讓台東癌症患者就近治療外，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推動安寧照護，讓台東的癌末病患也能夠舒適，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旅程。五年下來，也照顧了數百位癌症患者。我們的團隊也與原本台東基督教醫院的各醫療團隊順利磨合，其中也包括一些公費生醫師，大家相互合作，一起將病人照顧好。

偏鄉醫療工作中重新找到意義

新約聖經中耶穌有一個教訓：「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」

身為一個基督徒醫療工作者，永遠都要去觀照那最卑微，最有需要的患者。古人說：「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。」也是在體現這樣的精神和意義。重點是我們如何能夠在別人的需要上，看見自己的責任。

在台東，我們除了在醫院的醫療工作，我們也盡力跟當地的醫療工作者合作，相互幫忙。我們服務最遠的一個據點在蘭嶼。蘭嶼有衛生所和一間居家護理所，我們就與居家護理所的張淑蘭護理師合作，利用遠距醫療的方式，來協助蘭嶼的末期病人的照護。我也因此有機會親自到蘭嶼去，親自去體會蘭嶼達悟族人純真

的性情，和欣賞蘭嶼美麗的風光。

雖然許多人說台東是「好山，好水，好無聊。」但親自過來之後，發現這句話的最後一點是錯的。只要心態調整好，台東一點都不無聊。我們在台東推動「居家安寧照護」，常常有機會到患者家中。每次出訪雖然路途遙遠，但沿途欣賞大自然的美景，就好像在度假一樣。我常常笑說別人是花錢花時間來台東度假，我們是一邊工作一邊度假，還有薪水可領。

在持續照護患者的過程，我們也對台東多元的族群文化和豐富的生態資源有更多認識。台東或許在醫療和教育資源上有欠缺，但她所擁有的另一種風貌，則是都會區所沒有的。在台東可以大口深呼吸，不用怕 PM2.5 對人體的傷害。台東有許多投入有機農法的農戶，生產最漂亮最健康的食物和蔬果。台東也不乏許多熱血的老師，努力將弱勢學童翻轉，讓他們在學業上迎頭趕上，不輸給都會區的孩子。而最寶貴的，台東有一些來自歐洲，志願獻身於此的修女和神父們，在他們身上，我們能夠感受到人性的溫暖情懷，成為不斷激勵我們勇敢向前的動力。

我們在台東的故事才剛開始，後面還有很精采的部分，正一步一步實現。其中包括和信醫院打算加強對台東癌症醫療的投入，準備再派放射治療團隊進駐台東，讓台東有需要接受放射治療的癌症患者，也可以不再承受舟車勞頓之苦。我們的核心團隊也準備要推動一種莊園式的安寧照

護機構 -- 「安寧家園」，讓志工有更多機會直接參與末期患者的照護。過程雖然困難，但看到夢想正在逐一實現，讓我們重新找到醫療工作的意義。

結語

美國詩人 Robert Frost 有一段很有名的詩句：

「在某個地方，在很久很久以後；
曾有兩條小路在樹林中分手，
我選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行走，
結果後來的一切都截然不同。」

人生很短，幾十年一下就過去了。大部分人會選擇好走，比較多人走的路，然而美麗的風景可能就因此錯過了。有時我們要學習用不同的眼光來看事情，也許在偏鄉工作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枯燥，那麼貧乏。就我和我的團隊成員的體會，如果我們當初沒有選擇下來台東，我們可能真的就庸庸碌碌走完一生，沒留下任何可以被人紀念的事物。但因為我們勇敢下來偏鄉，我們以為犧牲很多，其實收穫更大，我們的生命經歷因而更豐富，更多采多姿。所以不需要害怕到偏鄉去，前面已經有人幫我們開路了，我們就勇敢走下去，相信如同詩人所說，我們的生命將因此截然不同。